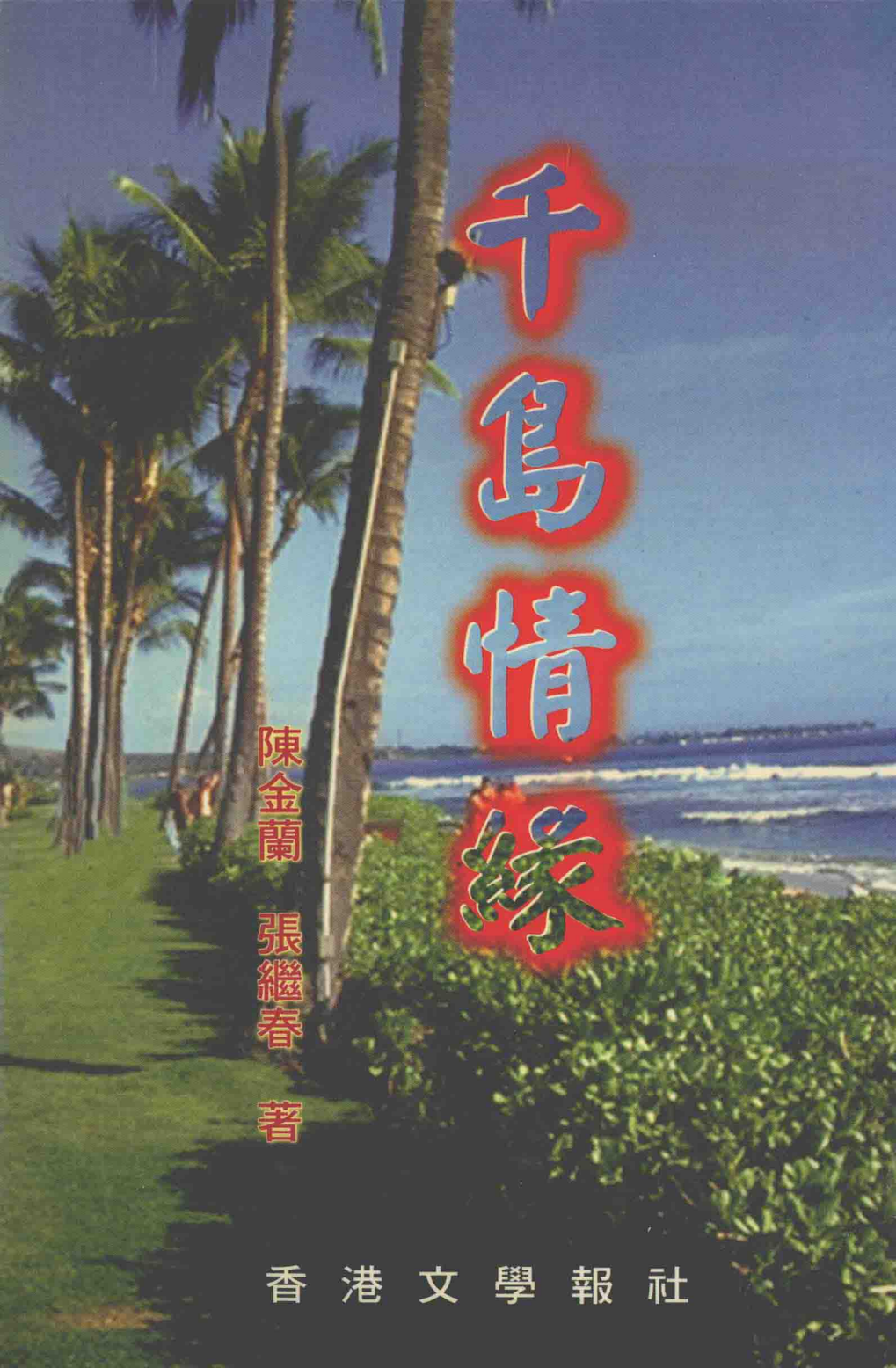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 photograph of a tropical beach. On the left, a row of tall palm trees stands on a green lawn. In the distance, the ocean is visible with white waves breaking. The sky is a clear, pale blue. The title '千島情緣' is superimposed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image.

千島情緣

陳金蘭
張繼春
著

香港文學報社

千島情緣

陳金蘭 張繼春 著

本書由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本書所表達之意見或觀點及其所有內容均未經香港藝術發展局作技術性認可或證明確實無誤，亦並不一定代表香港藝術發展局之立場。



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

千島情緣

(龍香文學叢書)

主 編：張詩劍
副 主 編：盼 耕
作 者：陳金蘭 張繼春
出 版：香港文學報社出版公司

香港九龍土瓜灣下鄉道36號

華強大廈2字樓B座

電話：2330 5870

傳真：2330 5870

製作承印：精藝製作公司
香港柴灣豐業街12號
啟力工業中心B座18樓7號室
電話：2770 8351
傳真：2388 7677

I S B N : 962-962-026-X

再 版：一九九九年六月

定 價：HK\$58 元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獻給全世界不畏艱辛、為居住國作
出巨大奉獻的華人！

目 錄

第一章	不速之客	1
第二章	一對戀人	9
第三章	拜訪	24
第四章	開發	41
第五章	深夜的呼救聲	48
第六章	逃難	59
第七章	辭行	78
第八章	煩惱	85
第九章	投軍	97
第十章	處決	109
第十一章	父女之間	118
第十二章	清剿	121
第十三章	友情	132
第十四章	成婚	146
第十五章	風暴	154
第十六章	蘇醒	169
第一幅畫卷	山村之夜	169
第二幅畫卷	口角之後	179
第三幅畫卷	三探西娜	183
第十七章	營救	194
第十八章	軍情會議	211
第十九章	初探	221
第二十章	復仇	232
尾聲		257

第一章 不速之客

自從艾麗斯的祖國——荷蘭，在今年七月二十日對印度尼西亞採取「警衛行動」，佔領了瑪琅，艾麗斯的家從D鎮搬到瑪琅以後，她就再沒有見到她的好朋友高陽泰、安格羅和巴德麗婭。她非常想念他們。特別是近幾天聽說D鎮一帶的民眾對荷蘭人的不滿和猜疑已釀成了暴烈的行動，紛紛投奔游擊隊和青年隊，決心用武器把侵略者趕出印度尼西亞以後，她更由強烈的思念陷入了深重的痛苦。這不僅因為她和她的好朋友們如今已分屬於兩個尖銳對立的陣營，而且因為她的父親埃因霍文由一個D鎮的咖啡園主穿上了軍裝，變成了荷蘭軍隊的顧問——印度尼西亞人的真正的敵人。但是，荷蘭人佔領了瑪琅，佔領了印度尼西亞的許多城市，難道也將佔領他們在孩提時就已構築起來的友誼陣地麼？不，戰爭只能毀滅城市和鄉村，毀滅生靈與繁榮，卻無論如何毀滅不了人類真誠的情誼。她堅信這一點，至少她相信自己是這樣的。她永遠不會忘記他們，他們也決不會忘了她。他們是她永恒的朋友，是最知心、最無私、最善良的朋友。這種友情比任何感情都更高尚、更聖潔、更坦率、更真摯，因而也比一切東西都更堅固。

是的，她應該立刻找他們去，向他們表白自己。她相信他們這時也一定在想念她。

這一天，窗簾上剛透進玫瑰色的霞光，房子裏剛顯出刻着粗線條圖案花紋的精致的家俱的輪廓，艾麗斯便翻身下了床，脫下拖地的睡衣，換上一件天藍色的連裙衫。

她站到穿衣鏡前。鏡子裏出現了一個漂亮的姑娘：高而苗條的身材；美麗的脖子上掛着一條末端有一枚小十字架的項鍊；老是閉着的兩片小嘴唇顯得很秀雅，似乎連發笑和說話時也不曾張開過；一縐稀疏的金黃色捲髮輕柔地垂在不太高的前額上；鑲嵌在白皙的蛋圓臉上的那雙亮晶晶的藍眼珠老是轉動着。熟悉她的人往往可以從這雙眼珠的轉動軌跡看出她的心思，就像天上的雲彩常常預示着陰晴雨雪一樣。

她梳理好美麗的捲髮，走到窗前，拉開窗簾：霎時，熱帶花草馥郁的芬香，百靈鳥嘹亮的歌聲，全都隨着清晨的涼風，迎面撲來。啊，多麼清爽、多麼美麗的印度尼西亞之晨呀！

窗外，是一塊小花圃，比她原來在D鎮的那個花園要大些。她現在變得愛自然，愛花草和樹木，除了偏個花匠外，自己也在花園裏種上一些花木，特別是巴德麗姬喜歡的白薔薇花和熱帶特有的各種花。

從前她跟巴德麗姬一道去摘白薔薇花時，曾問過她為什麼喜歡這種花。巴德麗姬美麗的大眼睛裏立刻閃出興奮的光芒，指着這種花說：

「你瞧，它多白呀，白得使你覺得有半點污穢都是可耻的；而且它又不嬌貴，荒坡野地都可以生長；還有，你聞聞，有一股微香是嗎？我正是喜歡這種清淡的香味。」

她一邊說，一邊順手摘下一朵來，伸到艾麗斯跟前，接着說：

「不過，我最喜歡的還是它跟一個有志氣的人一樣，有一股倔氣。它的枝上生着許多小刺，好像對你說：『我不是好欺負的，你要是來惹我，我就不客氣地刺你。』就是因為這些緣故我才特別喜歡它。」

經巴德麗姬這麼一說，艾麗斯對這平時一點都不惹人注意的花也產生了一種敬意和好感。

「這些白薔薇花現在一定開得很茂盛吧，」她想，「我要採一籃子帶去送給巴德麗姬，作為拜訪她的禮物，也藉此來表白我的心跡。」

她走出房間，繞過餐廳，來到花園裏。小花圃是塊「U」字形的園地，從三面拱衛着洋房，花園周圍都圍着鐵欄杆。南面的鐵柵欄外是馬路，朝南有一道大門，門內一條走廊直通客廳，把小花圃隔成兩段，成為兩個「L」形。園內彌漫着濃重的熱帶花草特有的芬香和潮潤的泥土的氣息，令人陶醉。雨季到來之後，幾乎天天都下一場大雨，把各種花枝澆淋得格外嬌艷。

在花園西邊栽着一排白薔薇，花叢裏藏有幾把綠漆的鐵靠背長椅。朝馬路的欄杆邊種着一排柏樹，茂密的柏枝把整個花園和洋房的一大部分遮掩起來，使洋房顯得特別幽靜；東西兩頭種着許多熱帶花卉：有花瓣像紙一樣

的似紙花，這種花固然不香，但花色繁多，交相映襯，倒也十分好看；也有嬌小玲瓏的美娘花，花雖小，卻挺美，三片潔白的花瓣中吐出一個紅紅的舌頭一樣的花蕊，真像個嬌羞的美娘子；還有麗麗花，蝴蝶花，喇叭花。而在正門內「T」形的走廊邊，則擺着一列盆栽，有翠蓮、仙人掌和幾種名貴的蘭花。

許多花現在都開了，仿佛要跟這位美麗的荷蘭姑娘爭妍鬥艷似的，特別是那些白薔薇，開得那麼熱鬧，那麼神氣。她像見到老朋友似的欣喜地向它們跑去。

她仿佛聽見客廳裏有人在說話，窗戶也已打開，但她沒有在意。經過客廳窗下時，她聽出是爸比的聲音，感到有點詫異，輕輕撩開窗簾一看，果然，客廳的長籐椅上並排坐着爸比和一位客人。爸比從來不這樣早起床的呀，何況她知道他昨晚很遲才回來。她有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揉了揉眼再仔細看看，確實坐着兩個人：爸比穿着一件淺灰色綢睡衣，兩手交叉在腹前，微仰着頭，盯着屋角的右上方，似乎要在牆壁上尋出什麼細小的東西，臉上掛着溫和的微笑，這是爸比思慮什麼重大事情時的神情；那個客人是爪哇人，長長的鳥一樣的眼睛，瘦削的長臉，一條很狠往下勾的鸚鵡鼻，鼻子底下是兩片厚厚的嘴唇，上身很長，挺起胸膛坐在爸比身邊，腰和頭部也挺得很直，硬綳綳的像根竹子，穿着白襯衫和米黃色長褲。她覺得來客有點兒面熟，只是記不起是誰。

正被一件什麼事苦惱着的爸比這時似乎想出了什麼辦法，臉上又浮出得意的微笑，舉起右手，按在客人的肩膀上。艾麗斯怕打擾他們談話，便輕輕離開窗口。

但，忽然，客廳裏飛出三個可怕的字眼：「游擊隊」。這聲音追上她，鑽進她的耳朵，使她吃了一驚。她不由自主地停住腳。那陌生的聲音繼續從窗洞裏飛出來：

「您大概也曉得囉，顧問先生。說是抗荷游擊隊，而實際上是印度尼西亞的正規軍。」

「……」

「……支那人大多同情游擊隊，不時捐款，常送些糧食、糖、鹽巴、煙草、布匹和藥品給他們，特別是藥品，這在戰鬥中是不能少的。有了支那人的支持，游擊隊就更不好對付了。先生，您不覺得有點棘手嗎？」

「是的，有點棘手。」這是爸比的聲音，他不僅能講一口流利的馬來語，東爪哇的土話也講得挺好，「我不想隱諱這一點，這些支那人和游擊隊確實使我們傷透了腦筋。不過，也不見得支那人都是支持游擊隊的吧？他們之中難道就沒有游擊隊常說的『奸細』？」

「奸細？」客人驚叫一聲。

艾麗斯也嚇了一跳。好奇心和一種莫名其妙的擔憂使她對這場談話愈來愈關切。她回轉身，挪近客廳，靠窗邊，伸長了耳朵，竭力不放過從房子裏飄出的每一個音節。只聽得爸比又說：

「是的，『奸細』！給我們辦事的『奸細』！在B鎮不就抓了個鏡子奸細嗎？所以，支那人有的看來是支持游擊隊，而在暗地裏卻在幫我們威廉明娜女王^①。不，也是幫你們印度尼西亞，幫你們恢復安定與和平，因為我們這次警衛行動正是為了制止騷亂、恢復秩序而來的，這一點我想先生不會有什麼疑問吧？」

「是的，先生。我認為如果有人對貴國這次警衛行動的目的與良好願望產生什麼誤解的話，那麼，這純粹是一種偏見，是一種極不利於印度尼西亞的危險情緒。」

「您實在是一位很有遠見的人，先生。說實話，我不能不對您表示欽佩。印度尼西亞是我們荷蘭開發的，我們帶來了文明與繁榮，這次警衛行動也是為了幫助貴國，全無惡意，決然不會損害貴國的絲毫利益。不過先生既然對此不存任何疑義，我們就不必再說它了。方才我們正說到『奸細』，就是那些幫助我們荷蘭的支那人……」

「奸細？支那人？先生的意思是……」

「您是一個極端愛國者，」爸比的聲音裏含着一種譏諷和得意的意味，「我和您固然不同國籍，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但我對一個愛國者，特別是對像您這樣的勇士一向是懷着深深的敬意的，因為我本身也愛國。當然囉，您愛您的祖國，我愛我的祖國，但畢竟都是愛國者。況且在目前來說，我們都是為了實現和平，使印度尼西亞人

① 荷蘭女王。一九四八年傳位給女兒朱麗安娜。

民——包括我們自身在內，都能享受到幸福、舒適的生活，那麼，從這一方面來說，我們的利益和目的是一致的，所以，我十分推崇您的為人和您的抱負。我是這樣想的，先生，作為一個愛國者，對那些奸細，究竟應該怎麼去對付他們，是毋庸他人出主意的吧？」

「明白了，先生。」客人快活得喊起來，「我明白了。我們對那些支那人，不，對那些奸細，是得好好地教訓一下。」

「我們是尊重獨立了的國家和民眾的意願的，着實不想過問太多的事。不過說實在話，如果真的看到奸細受到懲治，我們心裏是不會很樂意的。」

「你不樂意？……」

「不。我這回說的是像先生這樣真心為我們辦事的人，我們無論如何也要保護他，永遠不忘記他為威廉明娜女王的鴻圖偉業所建樹的功勳，並且將根據這功績的殊異給予優厚的獎賞。」

「獎賞？」

「是的，獎賞。」爸比的話裏帶着明顯的笑聲，「這是我們女王陛下授意頒發的獎賞。」

艾麗斯固然不十分懂得他們所談的話的涵義，但至少已覺察到其中有點神秘的味道，特別是這位不速之客這麼早來，決不會是來做無謂的寒暄和閒聊。不過，她思來想去，仍猜不透其中的奧秘。

「這一定是在談軍事，」她想，「爸比當了顧問，自然只關心軍事。」

一想到軍事，她便感到厭惡，向窗口倏倏地瞪了一眼，離開窗口去採花。她把園中開得最艷麗的白薔薇都採下來，手裏拿不下，便小心翼翼地一朵朵擺放在鐵椅上，像怕碰破它似的。而後到廚房裏向新女傭要了一個椰葉籃來裝花。

她再走過客廳時，幾乎是跑着過去的，生怕再聽到那些費解的談話。但偏偏在這時候，她又聽見一個似乎從牙縫裏擠出來的聲音說：

「……D鎮……」

這句話像一條撓鉤，從房子裏伸出來，把她鉤住在窗台下。片刻之後，又飛出爸比的聲音：

「D鎮大概不會沒有那些敵視我們的游擊隊吧？」

「本來駐紮在鎮郊的蘇地夭連隊，在貴軍佔領瑪琅後不久便移駐到W村去了。」

「喔，只有這麼一支連隊？」

「不，離D鎮較遠的地方還駐了一支連隊，在W村附近，但他們沒多少槍，而且新兵多，不會打仗。其餘的幾支連隊都在內地。」

「太好了。」爸比用極為快活的聲調說，「我想，大概您已經意識到了吧，先生。游擊隊不在D鎮，這是上帝在幫助您哩。」

「上帝？……噢，我意識到了，先生。上帝是扶持正義的。所以我打算明天……」

「哈哈……」這是爸比的一陣狂笑聲。笑了一會，他又問，「明天？」

「是的，明天。懲治奸細……」

「嗯。提起懲治，我不禁又想起偉大的光明使者——普羅米修士來。他從天上偷火給人間，受到宙斯神的殘酷懲罰。但有了他，我們才驅走黑暗，迎來光明，得到溫暖，從而進入文明時代。不僅如此，先生。普羅米修士給我們帶來的不僅是這些實惠，有時人們在遇到難處時，比如說，要劈開攔在道路上的荊棘，也常常不用刀，不費力氣，而借用普羅米修士偷來的東西。……」

「我明白了，先生。」那客人又興高采烈地叫喊道，「這回我徹底明白了。不僅上帝在幫我，普羅米修士也會來助我一臂之力囉。是嗎，先生？這把火一燒起來，就不怕趕不走那些支那人。」

此後是一陣兩人都壓低了聲音的交談。艾麗斯更靠近窗口，屏息靜氣地諦聽着，因為方才一段對話更引起她深切的關注。不知怎的，她竟萌生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念頭，覺得似乎有一個罪惡的影子，像一隻大烏鴉，在客廳

裏盤桓。但此時她聽不見屋子裏在說什麼，只聽見一陣時高時低、時急時緩的喳喳聲。她又往前靠了靠，把耳朵貼到窗簾上。也許由於不小心碰動了窗簾，或是發出了什麼聲響，驚動了屋裏的人，她發現室內的低語聲驟然停了，而且覺得有人向窗口走來。她嚇了一跳，趕緊躲到窗邊，緊貼在牆上的水槽邊。這時，那人已經走到窗口，「嘩啦」一聲拉開了窗簾。艾麗斯從拖鞋和走路的声音辨認出這是她的父親。她的心猛烈地跳着。她開始後悔不該竊聽爸比的談話，這是做女兒的不應該有的舉動呀。此刻，爸比只要探出頭來就會看見她。怎麼辦？要是發現了她，該怎麼辦？「我是無意的，」她想，「確實是無意的呀。」她打算不等爸比發現就先跑出來向他說明這一點，但她剛要挪步，爸比卻已轉過身踱回去了，並大聲對客人說：

「別擔心，先生。在寒舍是絕對安全的，絕不會有外人來竊聽我們的談話。」

艾麗斯的腳底像生了根似的，又默在牆角不動了。

這之後是一陣難堪的沉寂，接着是開門的聲音。她以為他們走了，也想立刻離開這令人擔驚受怕的地方。她像做賊似的悄悄溜過拉開了窗簾的窗口時，不由自主地朝窗內看了一眼。

「啊！」她差點叫出聲來。原來客人並沒走，還在客廳裏。幸好他正望着走出門去的爸比的背影，沒有看見她。她趕緊又蹲下來，伏在窗底下。

稍傾，爸比回來。但奇怪的是他們不說一句話，她只聽到窸窣窸窣像翻動書本紙頁或是點算紙幣的聲音。又過了一會，才聽見爸比提高了嗓門說：

「那麼，有勞你了，先生。要是我們已經協商好的計劃不致因為我們雙方中的某一方軟弱無力而受到挫折的話，那麼我想，過不幾天，我們大概就可以在D鎮共飲祝捷酒了。」

她覺得這句話有一股殺氣騰騰的味兒，聽來很刺耳，像一根鋒利的針，刺進她的心坎，使她哆嗦了一下。幾乎就在這同時，又聽見兩個人離開座位和開門的聲音。顯然，客人要走了。她自己也不知道怎麼會突然來了那股勇氣，竟又站起來跑到窗口窺望。她驚奇地發現那位不速之客已跨出客廳的大門，依然挺着身板，但卻換了一副

打扮：狹窄的鼻樑上架一副很神氣的黑色寬邊太陽鏡，頭上低低地扣着一頂遮住了腦門的黑色鴨舌帽，嘴角啣一支大而長的煙斗，顯得十分斯文，有風度。要不是她從始至終親眼目睹的話，她一定會以為這是另一個客人。

艾麗斯心神不寧地在花園中又站了一會兒才走開，她機械地把花一朵朵裝進椰葉籃，回到房子裏後又默了好一陣。她反復揣摩方才聽來的那些話和看到的那些事，竭力想弄明白其中的奧秘，但怎麼也猜不透，只隱隱約約感到不安和恐懼。

忽然間，她像醒悟了似的，從心底升上來一個異樣的感覺，覺得在她家裏正醞釀着一個大陰謀，預感到這陰謀將危及他的朋友。這個念頭像一堆可怕的暗影，籠罩着她的整個心靈，使她有點兒喘不過氣來。

門鈴響了，這是送麪包和牛奶的來了。她匆匆吃了些東西，便拎着裝滿白薔薇花的椰葉籃，帶上幾天前從瑪琅「勝利書店」買來的一本書，瞞着爸比，動身到D鎮去找朋友。

第二章 一對戀人

天剛蒙蒙亮，高陽泰便開了店後的小門——他已跟哥哥高日盼分了家，自己開了間自行車修理店，也兼給人修理鐘錶——急急朝鎮外跑去。他已經二十來天沒見巴德麗婭了，對熱戀中的年輕人來說，這似乎比二十多年還要難捱。昨天夜裏，巴德麗婭的哥哥沙累忽然給他送來妹妹的一封信，陽泰而今正是到信上指定的、他門談愛的老地方去赴約。

高陽泰和巴德麗婭的真正相戀才一年多，不過，他們從小常在一塊兒，愛情的產生是那麼自然，那麼不可抗拒，情感是那麼深沉，那麼真摯，所以他們自己有時也說不清楚是什麼時候開始相愛的，仿佛從小便如此，從小便相戀似的。

高陽泰穿一件無領短袖白汗衫和一條洋短褲，他的個兒比幾年前又長高了許多，身體也比過去胖了，他的鼻樑似乎更高，額頭也更寬。而那張開朗、明淨的臉上，除了保留少年時期那種聰穎的稚氣、純樸的毫不在乎的神色之外，歲月又在它上面抹上一重早熟的年輕人常有的老練、深諳世故的色彩，呈現着一股生機勃發的英氣和豁達、深思熟慮的神情。

高陽泰穿過空蕩蕩的少有行人的馬路，登上一座林木扶疏、幾乎完全籠罩在薄薄的晨霧之中的山坡，來到一株百年大榕樹下。他望了望四周，遠近一片朦朧，但在熹微的晨曦中仍然依稀看得見周圍的景物。未見情人的倩影，也許是由於心急來得太早些吧，他便坐在樹幹後等她。五人合抱的粗大樹幹遮住了他高大的軀體，往日，他和她幽會時正是藉此來避開一些過往熟人投來的嫉妒、羨慕或嘲弄的目光。

山坡下是一片青翠的毛竹林，林中一泓清泉，瀉入一口天然的泉水池。晶瑩碧透的池水沁涼溫馨，還帶有一股淡淡的甜味，因而頗受當地人賞識。D鎮東街一帶居民，都喜歡來這裏汲水飲用，婦女們更常來這兒洗衣、洗

濯。特別是午後，池邊總是圍滿了當地婦女，許多少女少婦一絲不掛地跪在池石上，舀起一瓢瓢池水往身上沖，更多的女人一邊洗衣，一邊聊天、哄笑、歌唱，那銀鈴般清脆的笑語聲在竹林上空迴旋盤繞，久久不息。顯然，這片毛竹林和林中這口泉水池是這一帶勞苦婦女世代的娛樂場。在巴德麗姬和陽泰的戀情未被她父親哈梯爾發覺之前，她幾乎每天都來這兒，說是洗衣裳，實則跟情人相會。雖然經本鎮哈夷①嘉山介紹，她父親已經答應把女兒許配給嘉山在B縣的弟弟，但巴德麗姬並不點頭，她依然和陽泰熱戀着。當然，哈梯爾對女兒老是到竹林裏去也心存疑竇，有一次，他雙手撫胸，瞪着女兒詰問道：

「啊啦啦，幹麼要跑那麼遠，難道家裏的井水不夠你用？」

巴德麗姬也大膽地瞪着大眼睛說：

「帕爸②講得一點不錯，不過我不想讓井水洗黃了我的白襯衫。而且，我的頭癢得很，晚上睡不着，不用泉水，頭皮屑怎麼洗得乾淨？」

哈梯爾聽女兒說得有道理，便不再言聲了，因為這口泉水會洗去頭皮屑一說，在這一帶幾乎無人不曉。就這樣，日復一日，月復一月，毛竹林下，泉水池畔，始終是她和陽泰談愛的聖地。要不是後來他們相戀的事被哈梯爾發覺了，以致鬧出一場大風波，使他們咫尺變天涯，說不定現在他們還能天天在這聖地裏聚會呢。那是在哈梯爾正式答允和接受嘉山弟弟向他女兒求婚的第二個周末，在D鎮的夜市裏。

在和平時期，D鎮的夜市是十分熱鬧的，每天都招徠許多遊客。夜市裏有個露天大劇場，場裏搭了許多高台，專業各劇團常在這兒演出古典舞劇或民族舞蹈，各公會、學校等團體也常在這兒獻演現代歌劇和交響音樂，也常常可以看到素享盛名的皮影戲、布袋戲等印度尼西亞傳統劇目。夜市裏還有許多大商場、遊樂場、舞廳、武術台以及各式各樣的菜館、茶樓、咖啡屋、酒吧間、小食部、冷飲店等。單是它那裝修、點綴得十分華美的入口

① 從參加朝聖回來的回教徒的宗教名稱。

② 帕爸即爸爸。

處，也夠引人矚目了。遠遠看去，那大門宛若一頂美麗的桂冠。如果說那繫着蒼翠的榕樹葉的拱形門頂和門旁的大柱猶如冠冕自身的話，那麼，掛在枝葉上的一串串五光十色的電燈泡就是鑲在帽上的明珠，而那插在高高門頂上的迎風招展的彩旗便是飾在冠頂的翎毛了。……因而，一到夜間，便招引來成千上萬熱鬧的、買商品的、尋歡取樂的人。可是，自從荷蘭人對印度尼西亞採取所謂「警衛行動」，佔領了泗水，戰爭的陰雲沉重地籠罩在赤道上空以後，夜市便開始冷落，除了幾家飯館、商場還照常開放之外，只有露天劇場，還偶爾可以看到一些爪哇舞劇的表演。

那天晚上，高陽泰和巴德麗婭依偎着坐在露天劇場裏離舞台較遠的草坪上看戲。台上正在演舞劇，兩個女人為了爭奪一個男人，正在互相咒罵。陽泰只向台上瞥了一眼，便把視線收回來，深情地凝望着巴德麗婭，緊緊摟住她，像認真又像開玩笑地說：

「親愛的，不知怎的，這幾天我的下眼皮老是跳。」

巴德麗婭雙眼緊盯着台上，先是漫不經心地「哦」了一聲，之後才忽然驚覺起來，吃驚地反問道：

「什麼，下眼皮？那是要哭的兆頭。不過，啊，你……我不相信你會哭。」

「是的，我怕，我怕自己不會哭，當你帕爸用他的權勢的寶劍戳傷我的心的時候。」

「怎麼？怕？」巴德麗婭掙脫了陽泰的摟抱，驚訝地看着他，仿佛不認識他似的，「我還是頭一次聽見你說出這個『怕』字呀。」

「是囉，因為我已有預感……」

「什麼預感？幸福的還是倒霉的？」

「看來幸福這個詞兒跟我阿陽是無緣的。人們憑藉自己的努力也許會掙來這個東西，可我預感到我的一切努力都將被一股無法抗拒的洪濤所吞沒。」

「怎麼，你也悲觀了，還是不相信我……」

「不，親愛的，我相信你的愛情，但卻懷疑你的意志。」

舞台上兩個女俠客從口角發展到鬥毆，拳來腳往，互不相讓。扭打了一會，不分勝負，這時又開始比箭。巴德麗姬似乎被這場廝殺吸引了，又把頭轉向台上，並不回答陽泰的話。

陽泰卻沒有心思欣賞這一優美的傳統民族舞劇，他凝神遐想了一會，又自言自語似地說：

「煉意志的大熔爐已在熊熊燃燒，是金是鐵便可分曉了。」

巴德麗姬猛地回過頭來：

「你今天的神情似乎有點異樣，對吧，阿陽？」

她不勝驚訝地望着陽泰好一會，忽而，眸兒一亮，嘴角也浮上一絲甜甜的微笑：

「噢，我明白了，一定是那件事使你不开心。是沙果告訴你的吧？除了他沒別的人了。」

沙果是巴德麗姬同父異母的哥哥。他與阿陽十分要好，同情並完全支持他們的愛情，常常主動充當這對戀人的義務情報員和秘密信使。

「是的，正是那件事。」

「你為什麼不開誠佈公地說，偏要這麼含譏帶諷、冷言冷語？」

「因為人家認為是秘密，不願告訴別人的事，我哪有權提及它？」

「你是說我把它當成秘密？」

「你並沒有告訴我呀。」陽泰以低到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似乎在掩飾自己心靈的顫動。

「我有什麼可說？」巴德麗姬委屈地說，「大人們總愛幹這種無聊事，跟我有何相干？你們中華人不是常說，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嗎？我卻要說，『謀事在人，成事在我』，我不點頭，這婚事還能成嗎？」

「我們的事，你父親想必知道了，才這麼匆匆地找女婿。」

「我家裏人人都知道了，唯有他一人不曉得。」